

明清以来粤东梅县墟市的发展 形态与地方社会^{*}

周建新¹, 周 琰²

(1. 中山大学 人类学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2. 嘉应大学 财经系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 要 墟市是观察一个区域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视角。本文采用田野调查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相结合,旨在描写明清以来粤东梅县墟市的历史、周边宗族、墟市庙会的基础上,认识客家传统社会中有关宗族、墟市和庙宇这三大网络的互动关系,进而希望展示墟市历史文化与客家地域社会形成的关系。

关键词 明清 墟市 客家 地方社会

中图分类号 X912.82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33X(2003)02-0094-05

以定期集市为主要特征的墟市是观察一个区域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视角。这一点目前已成为人类学、历史学者们的共识。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博士认为,以往的历史学家多以府、州、县以上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人类学家则大都在自然村落做参与观察,乡镇这一级刚好介于两者中间而被忽略了。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则改变了以往学者以行政区域作为理解空间的唯一框架的状况,他提出的社会经济层级的理论构架对于分析明清以来中国的社会进程、经济交流和文化变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与接受。因此乡镇一级的墟市集市作为这种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无疑是重要的研究范本与切入点。本文旨在描写墟市历史、周边宗族、神明庙会的基础上,认识客家传统社会中有关宗族、墟市和庙宇这三大网络的互动关系,希望能较完整地展示墟市历史文化与客家地域社会形成的关系。此外,这种墟市历史文化的调查,不仅有利于了解掌握客家传统社会人们的生计民生,而且通过发掘当地人们的传统手工艺,传统名优特产的种类、产销,商业贸易的规模,市场网络,宗族组织的经济功用,经济组织的建立等历史概况,可以古为今用,对客家山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

一、梅县生态环境与墟市历史发展

梅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华侨之乡”、“足球之乡”,素有“人文秀区”之美誉。现辖 26 个镇和 1 个办事处,59.6 万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是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山区县。河流密布,其中主干流梅江,纵贯全县腹地,流经畲江、梅南、丙村、松口等 17 个乡镇,于大埔县三河坝汇入韩江。梅县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为南越地。秦汉时为南海郡揭阳县地。南齐(479-502)置程乡县。南汉乾和三年(945)设敬州,辖程乡县。北宋开宝四年(971)改敬州为梅州。明洪武二年(1369)废梅州,程乡县隶属潮州府。清雍正十一年(1733)升为直隶嘉应州。民国元年(1912),废除州府制,改称梅县。解放后,先后隶属兴梅专区、粤东行政公署、汕头专区、梅州市等管辖。

梅县是粤闽赣三省交界的客家大本营的中心地区,保存着较纯正的客家方言和文化习俗,有着强烈的客家文化意识,是纯客住县,梅县话更是被视为客家话的代表。历史上,梅县境内居民多为畲瑶等土著,唐代,梅地“主为畲瑶,客为汉族”。畲族依山而居,刀耕火种,有蓝、盘、钟、雷等姓,瑶族散处深山,采猎为食。宋元间闽赣等地汉民逐渐迁来定居,客家人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而形成,形成一个多元的移民社会。

梅县的墟市有着较长的历史,相传早在晋代,梅县有梅口镇(今松口镇)之设。据吴兰修编的《南汉记》记

^{*} 收稿日期 2002-11-27

作者简介:周建新(1973—),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周琰(1974—),女,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嘉应大学财经系教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史。

载 ,公元 9 世纪时 ,松口已有集市。今松南镇下寨留隍渡口侧面的安济桥庙 ,便是早年的小集市。到北宋时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 ,时程乡县(今梅县)已有梅口(今松口镇)、松源、李坑(今梅西镇)、双派和乐和 5 个较大的墟市。据现在可考的只有松口、松源和李坑 3 个墟市。以此 3 镇来说 ,松口正扼上通兴宁、五华 ,下通潮揭的水路咽喉 ,李坑则在梅州入赣南的陆道上(在古代程江亦可通航) ,而松源通过大埔或经蕉岭均可进入福建省武平、永定、上杭和长汀等地。因此 ,不难看出 ,古时的梅县早在五代南汉始被重视 ,而在宋代以后则又被进一步地看重了。

梅县墟市、墟期一展表

墟市名称	所在地	墟期	备注	墟市名称	所在地	墟期	备注
上市	县城	天天墟		新墟	松源镇	三、六、九	
下市	县城	天天墟		水车墟	水车镇	一、四、七	
寨子角市	不详	不详		转水潭墟	石坑镇	一、四、七	
新塘墟	梅南镇	二、五、八		公塘墟	石坑镇	二、五、八	
长沙墟	长沙镇	三、六、九		琴江墟	石坑镇	二、五、八	
官塘墟	畚坑镇	一、四、七	停开	白渡前市	白渡镇	一、四、七	
畚坑墟	畚坑镇	二、五、八		悦来墟	白渡镇	三、六、十	
南口墟	南口镇	一、四、七		大河墟	程江镇	不详	
太坪墟	太坪镇	二、五、八		径义墟	径义镇	不详	
瑶上墟	瑶上镇	三、六、九		金谷坑墟	白渡镇	不详	
松树坪墟	雁洋镇	天天墟		大坊口墟	三角镇	不详	
门前墟	石扇镇	不详		大岭墟	荷泗镇	三、六、九	
银钱墟	石扇镇	不详	停开	大平墟	荷泗镇	不定	
龙虎墟	梅西镇	三、六、九		车子排墟	梅西镇	天天墟	建国后新开
永和墟	梅西镇	不详	停开	嵩灵墟	白渡墟	二、五、八	建国后新开
西洋市	西阳镇	一、四、七		宝坑墟	松源镇	不定	建国后新开
白宫墟	白宫镇	二、五、八		甲坑墟	三乡镇	一、四、七	建国后新开
丙村墟	丙村镇	三、六、九		麻坝墟	桃尧镇	一、四、七	建国后新开
井塘墟	丙村镇	三、六、九	停开	新墟	丙村镇	二、五、八	停开
松口市	松口镇	二、五、八	停开	新墟	丙村镇	二、五、八	停开
桥下墟	松源镇	不定	停开	赤竹凹墟	瑶上镇	不详	停开
平围墟	松源镇	三、六、九	停开	窑头墟	南口镇	不详	停开
隆文墟	隆文镇	不详		尧塘墟	桃尧镇	不详	停开

资料来源《光绪嘉应州志》卷四 山川、《康熙程乡县志》卷一 輿地志、《乾隆嘉应州志》卷一 輿地部、《梅县志》、《元丰九域志》以及笔者田野调查资料。

清初 ,梅县墟市得到较快发展。据康熙《程乡县志》记载 ,当时梅县共有上市(今梅城)、下市(今程江)、寨子角市(今畚江)、松口市、桥下墟和南口墟。其中 ,上市“在县城外之西南 ,中分四路 ,名为十字街 ,卢阁相接 ,商贾萃居 ,县市之最也。”下市“在县城外之东南 ,程江驿左右 ,街列铺店 ,贸易最盛。”南口墟“在县治西三十里 ,旧有公馆 ,往省孔道也。旁列歇店 ,商贾货物 ,往来如织。”可见 ,这些墟市不少已是贸易繁忙、店铺林立的地方商业贸易中心。至清末 ,梅县共有 20 余处墟市。民国后期增至 33 个 ,详见上表。梅县墟市的墟期多以 3 日为一墟 ,以农历一四七、二五八或三六九相分别。墟市不仅在地方社会与经济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还是附近省县农村地区的经济往来、商业贸易的中心。

墟市建设方面也比以前有了很大发展。比较大的如松口墟 ,有店铺 1000 余间 ,畚坑和丙村各有 500 多间 ,南口和梅西龙虎墟各有 300 多间 ,隆文、松源各有 200 多间 ,其它墟市或百余间或数十间 ,大小不一。经营的行业有百货、布匹、粮油、京果、柴炭土产、盐业、照相、药业、茶烟、磁器、金银、旅馆、金融汇兑、饮食等众多门类。在店铺规模方面 ,原来墟市多为简单的土坯房屋 ,此时多改为沙灰砖木结构的两屋建筑 ,也有 3 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楼房。在华侨多的乡镇墟市 ,还有不少华侨建的中西合璧的洋房以及骑楼等 ,成为地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墟市街道 ,在清代多为鹅卵石铺筑 ,民国时期 ,开始用沙灰和混凝土铺筑路面 ,街道也较以前更加整齐划一 ,宽敞平整。此外 ,为了进一步管理墟市 ,梅县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成立了商会 ,由民间自行

管理。后来又成立官方的工商市场管理部门,分别由警察局、税捐处监管,县商会协助政府办理工商事务,各乡镇的墟市也相应地成立了商会和各行业公会等组织。雍正九年(1731)共登记70户,民国30年(1941)共有229户登记。另外梅县、松口、丙村、畚坑、水车、西阳、南口7个商会团体49个同业公会。

二、梅县墟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

本文以“墟市历史与地域社会”为主要关切点,所谓“墟市”,概而言之,就是指集市。这里指乡镇村落一级的集市或草市,北方多称集,南方多称墟。宋沈怀远《南越志》载:“越之市为虚,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以歌舞以来之。荆南、岭表皆然。”按照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对于墟市的划分标准,本文所讲的墟市大抵属于标准墟市这一层次,它们共同构成区域经济体系中的最低层也是最基本的单位。标准墟市的规模一般覆盖大约15~30个村庄。这些墟市植根于农村市场的土壤,直接联系着乡村、村民;“乡非镇则财不聚,镇非乡则利不通”,这生动地说明墟市与周围的村落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

正如省城、府城、县城是一省、一府和一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样,墟市则是乡村的中心。它直接扎根于乡土社会,是连接乡村社会最直接、便利之处。是宗族之间获取信息、沟通思想,进行生产交换、商业贸易、文化娱乐的中心。此外,墟市往往又是乡村中心神庙所在地,是各村落的进香中心。因此,墟市作为乡村经济组织单位和基层社会结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墟市、宗族、庙宇在地域社会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是解读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关键所在。个案的解剖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墟市与社区宗族的关系。以畚坑墟为例。畚坑墟是梅县第二大墟市,旧时有“头松口,二畚坑,三丙村”之说。墟市濒临梅江河,上通闽赣,下达潮汕,是梅江流域的重要码头,为梅县、兴宁、五华、丰顺四县的货物集散地。早在宋元时期就设有草市,明清以后发展迅速,至民国共有大小街道12条,店铺600多间,以农历二、五、八为墟日,每逢墟日有近万人赴墟,热闹非凡。墟市的兴起与发展与社区宗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周边宗族利用邻近墟市的有利条件发展各自的手工艺、地方特产,并在墟市上开设店铺,以此大力宗族经济,扩展宗族势力。第二,各姓为争夺墟市控制权和各自的既得利益而产生矛盾冲突。这种围绕着墟市的而引发出来的宗族关系比之传统社会一般意义上的宗族关系、村落关系而言,有了新的内容与形式。这既体现了宗族之间在生存资源上的利益冲突,又反映了墟市在宗族冲突中的调适作用,使宗族关系得到整合,使地方社会保持相对稳定。

又如松源墟,它位于梅县东北部,地处闽粤两省交界要冲,因此商贸往来极为活跃。有新墟、老墟、桥下街(桥市)和宝坑街4个墟市,号称旧时梅县第四大墟市。王姓是松源第一大姓,其发展是建立在与其他姓氏宗族争夺过程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基于血缘继嗣的群体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生殖行为的世代繁衍的自然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与社会和文化互动的过程。”王氏的扩张途径一是争夺山林田地,二是墟市的控制。松源最古老的墟市平围墟因位于“闽粤通衢”;上则闽之鄞江,与漳泉诸郡,下至韩江,横达惠阳,皆以此为总会,“商贸交易极为鼎盛,日中为市,贸易而近。本乡各郡来兹地者,连袂成幃,挥汗如雨”。这样一块肥肉自然让各宗族垂涎不已。平围墟因位于何姓居住的范围,所以一直为何姓所控制。何姓是松源第二大姓,至今已传32世。从世系繁衍来看,何姓比王姓早7世迁居于此,但传说王姓比何姓早来。这迁入时间上的一早一晚,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谜团,它的背后应该深藏着地方宗族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值得进一步探讨。清嘉庆辛酉年(1801)王姓凭借族人王利亨为钦点翰林的声势另建一新墟,即现在的松源墟。新墟的建立实际上是王姓二姓争夺生存资源,是宗族势力竞争的体现。

墟市不仅是社区宗族势力角逐、较量的主场,同时也是地方神明信仰的中心。梅县新铺墟过去有统一敬拜仙上叔婆的祭祀活动。奉祀仙人叔婆的郭仙宫,在墟北马鞍山南麓,约建于清乾隆以前。每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是仙人叔婆生日,这一天要举行出巡活动,沿新铺墟的河唇街南行,在阿鹊口转鸡行街、柴行街、米行街、潮商会馆,停下来放一段时间给潮州商人敬祀,然后经警察局、新菜市,再回宫。出巡时,各店户在门口摆沔香案祭品,各船户则在船头摆,神轿过经时点香放爆竹。晚上则演戏剧,经费由大商号认捐。

社区宗族与庙宇的互动关系。南口墟的云泉寺因供奉俗名为潘了拳的惭愧祖师^①,因同姓的缘故,所以

^① 这实际上是惭愧祖师的香火庙,在粤东梅州地区很是普遍,其庙宇的创建历史均与潘了拳有关系。

潘姓对于惭愧祖师特别崇拜,并有“云泉寺是潘姓族庙”的说法。根据云泉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立的南口云泉寺第二会福首买田入云泉寺碑记^①来看,云泉寺至少最初应该是社区公庙公产,而非潘姓族产私产。“一个神庙,之所以能够成为村落和区域中民众的信仰”仪式中心,不仅仅是因为其具有村民所信服的神奇灵验,也是因为这种信仰中心的确立,是一个与家族、村落、区域文化互动的过程。云泉寺产权的变化过程,正是社区各宗族势力的消涨、文化权力转移的过程,而在这方面的转变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潘姓。在宗族、墟市、庙宇三者中,宗族处于核心位置,它决定着墟市、庙宇的发展与归属。

如上所述,从商业贸易、市场发育等经济层面来看,客家地区的墟市无疑是比较落后的,这是由客家地区尤其是粤闽赣三省交界的客家大本营地区总体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历史上,客家没有出现诸如徽商、晋商之类大规模的商人集团,也没有形成较大的商业资本和商品市场,其商业活动与墟市经济也不为人们所注意,这是事实。但如果将客家地区的墟市置于一个更大的场景特别是将它与地方社会联系起来分析、看待,则可获得更多更新的认识,能更深刻地理解民间社会、地方经济与社会变迁。

三、梅县墟市的文化内涵与特征

梅县墟市的实证研究表明,明清以来的粤东客家地区的墟市具有自身的一些文化内涵与特征。其一,粤东客家地区的墟市兴起与发展直接与自然地理因素有关。粤东地区的墟市集市多设于水陆交通条件好或者地理位置重要的要冲、枢纽之地。这是一种原生形态的墟市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镇墟市不仅成为当地的经济贸易中心、文化信息中心,而且也是乡镇甚至邻近省县之间的中间墟市,形成一个局部区域性的中心市场。由此而形成的是以粮盐竹木为大宗交易,日常生活生产用具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之间的交换的传统墟市的市场结构。这无论是以油盐京果为主的商号店铺,还是以诸如鸡行街、柴行街、猪行街等命名的街道分布都充分地说明了客家墟市市场的传统性、狭隘性和局限性。

其二,宗族及其乡绅在建设墟市集市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宗族是民间社会的重要势力,墟市的发展与当地宗族的关系密切。一方面由宗族设立与管理集市,宗族对墟市经济渗透很深,那些由宗族开设的集市,宗族的管理职能较强。另一方面墟市为周边各宗族提供了生活来源和发展机会,有的宗族、村落围绕墟市发展自己的传统手工艺,出现了较明确的经济分工;有的宗族直接开设集市,方便族人。特别是地方宗族中的乡绅,他们在地方社会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墟市的干预和管理较突出,他们的言行甚至决定着某个墟市的立与毁。如松源镇王氏宗族士绅之于松源新墟的建立。客家墟市权力体系因此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宗族界限。在粤东客家地区,一个墟市的格局常常以某个姓氏宗族的名称形象地比拟^②。宗族士绅在地方社会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地方文化教育、政治的参与和控制。文庙是旧时乡村地方文化与政治的象征,在酉阳文庙先后历经的文庙——新文祠——酉阳公学——新西洋堡学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宗族士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不惜牺牲墟市的发展来维护他们的阶层利益。文章还揭示庙宇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这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少注意的地方。作者考察发现酉阳地区最初的中心是白官墟而非酉阳墟。据民国25年《酉阳乡志》记载:“白官市距酉阳市约八里,商为繁盛,胜酉阳市”。但随着酉阳墟圣母宫和文武帝庙相继建成,地方政治经济中心逐渐移向西阳墟。究其缘因,乃是因为文武帝庙主功名利禄而为士绅特别看重,而明山公王宫只是社区俗民守护神。由于乡村社会多由士绅控制,士绅的中心随着文武帝庙的建立而转向酉阳墟。此外,圣母宫乃商业保护神,在这个地方社会中心转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值得探讨。

其三,粤东客家墟市是地方神明信仰展演的主场,又是乡村百姓消遣娱乐的地方。在粤东客家地区,墟市集市不仅是墟市上庙会活动中心,同时也是乡村庙宇祭拜的重要场所。墟市庙会活动多由大商号店主组成董事会,负责整个活动的经费筹备以及具体的活动安排。墟市庙会期间,不仅可促进墟市经济的繁荣,更重要的是娱乐功能。来自四面八方的乡民们赶赴庙会,主要是借此机会访亲探友,交流感情,同时也观看、参与各种娱乐。在墟市庙会期间,墟市上常举行各种迎神赛会,还有江湖卖艺的表演,名目繁多的赌博游戏,等等。而墟市附近的村庙的祭拜活动如游神,墟市也是必须巡游的一个重要地方。这显然是资金需求与实际

^① 在粤东客家地区,墟市多被地方上的强宗大族所控制,形成一种地方宗族对墟镇权力体系的分割态势,因此往往出现一个墟市的整个街市或某某街道与行业为不同的宗族垄断的局面。于是诸如“刘半街”、“许上街”、“郑下街”之类的说法比比皆是。

功利互相推动的产物,墟市集市与地方宗族、神明信仰等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其四,在墟市管理与控制上,具有明显的宗族性和私人性的特点。康熙《程乡县志》卷一《市廛》对此的描述是,日中为市,贸迁有无,以便民事也。而平均质剂不征不廛,则又王政之大者,古风浸远,或有奸人诈官府以滋扰,籍豪右以垄断,阶之厉矣。严申鬯禁,俾居行无却顾,穰往熙来,其在斯乎。例如松口墟,在清末至民国初年,李姓宗族利用公尝投资兴建了柴墟坪、灯笼桥(今和平东路),溪南人投资兴建铁井下(今建设路),万安公司向华侨集资兴建万安街、中营街(今光明路),还有私人投资建造的入市路(今交通路)等。地方宗族墟市还参与并控制着地方墟市的管理。通常一个墟市的贸易有由大姓祖尝选人管理,或由几个大姓之间选人共同管理,也有由中介人承包,或商家承包,警察分驻所、税捐分处协助维持管理。

参考文献:

[1] 劳格文.客家传统社会丛书(1-13卷)[M].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1996~2001.
[2]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的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 周建新.民间文化与乡土社会:粤东五大墟镇考察研究[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5] 李柏林.梅州史迹纵览[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6] 光绪嘉应州志.康熙程乡县志.乾隆嘉应州志[M].
[7] 刘晓春.历史与文化的互动:赣南客家家族制度的个案研究[J].客家研究辑刊,2001(12).
[8]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李自茂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Markets and Local Society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East of Guangdong

ZHOU Jian-xin¹, ZHOU Li²

(1.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Finance and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Abstract Rural market is an important angle to understand local society's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describing the history of rural markets' lineages and temple fairs, this paper adopts a lot of datum of field works and literatu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of lineages, rural markets and temples of Hakka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reveal the relation of rural markets'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Hakka society completel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Rural Market; Hakka; Local Society